

鴨母王

清康熙五十七年，大員早就變成台灣了，滿清政府的官員不會使用典雅的河洛語，北方話成了官話，成了主流，是滿大人語。

朱阿貴輾轉來到台灣府鳳山縣，他一路從大陸漳州走到廈門，上了賊船，他罄其所有還不足以付一客頭船資，他躲在小漁船的船底，魚腥味與海湧他還能忍受，到了外洋，再轉搭福船到了台灣府，上岸後被限制在豬仔間，等到按完了手印以後才和一群人一起走到鳳山的大目丁，直接到陳頭家手下幫傭，既要種田還要當戍守，養豬、養鴨……，終於有一口飯吃了！

朱阿貴對於養鴨最有心得，他驅趕鴨群在秋收後的稻田裡覓食，沿著溪流牧養紅面番鴨，鴨群吃飽下水遊戲，他只要搭個帳篷守夜，清晨起來撿拾鴨蛋，蒐集多了，再轉賣給羅漢門的客家人做「灰鴨春」的鹹鴨蛋，只是不能貪涼跳下溪水洗澡，否則會被鴨蚤咬，渾身紅斑，癢死人了！

客家人群聚羅漢門，他們的族人來晚了，只能在台灣山地與平原接壤處安生。

陳頭家與台灣府布政司的官員交好，朱阿貴口齒便捷，體健能走，他來了幾年用苦力得工價贖了身，頭家喜歡他，繼續僱用他養鴨，也不時派朱阿貴走到台灣府治的布政司衙門交差，朱阿貴年輕又風趣，不時與鳳山南營的兵丁調笑，都能替頭家減省些許銀錢，南營的把總楊泰

1 客頭：清代包辦偷渡客之人蛇集團。

2 海湧：閩語，海浪。

3 豬仔間：清代偷渡者的簡陋集中營。

不時派兵來地方上勒索大戶，南營的千總歐楊凱更貪婪，若有繳納不出稅錢之民，動輒逮捕施以酷刑。

陳頭家的家大業大，是南營參軍把總和游擊們眼中的肥肉，可是陳頭家也不是羸弱慙頭之人，他曾是出身兵營的老兵，陳家莊園以前是東寧王國的營盤田，現在聚眾成了大庄頭，頭家知道何種人才能與清兵交通，朱阿貴口角春風，能言善道、還能伏低做小，又是年輕人好奇心，是眾人口中的滾刀肉，八面玲瓏會做人。

由於清廷禁止官兵由台灣府土著推補，所以台灣府陸路不論大小官兵，全由福建陸路之漳州、汀洲、建寧、福寧、海壇、金門之六鎮標；以及福州、興化、延平、閩安、邵武之五協標之兵員抽調，水路全由福建水師之海壇、金門、敏安之三協標，還有廣東水師枝南澳鎮抽兵，調來台灣府，朱阿貴是福建漳州人，幾年下來，朱阿貴也就南腔北調，都能說得了各種口音的方言了，有時候也替府衙開小差的號兵站勤，讓那些小兵丁能溜號，跑去豎干厝嫖妓。

朱阿貴深諳這些來台灣府的官兵心態，他們三年一任六年一換，又不許大小官員攜眷赴任，人人都是孤身一人無家無眷屬，小兵還要替長官們盡力搜刮地方，自己能藏著掖著的也不多，但是人到市面上，他們還是可以作威作福，所以人人都只顧眼前享樂，做了好事或壞事也不會有人記得，他們調走了就不會再回來，當然就今朝有酒今朝醉了。

還有過去的稍大的營盤田都成了「官莊」，所有的收穫都是提供官員享用，為文武養廉之具，官莊猶如古代的公田，古代有借民力助耕，今日官員有自養佃，大清國朝廷的一品大員一

廂情願的認為，這樣一來，將會較公田更不「病民。」

陳頭家曾說過，那些官莊之所以變成官莊，都因為當初他們的主將，在東寧王國官員雜頭跪降時，去了赤崁樓就沒再回來，手下小兵不曉事，清廷派兵來接收時，他們就淪為官莊了！

年輕的朱阿貴不辭辛勞，在大目丁、鳳山、台灣府治之地來回穿梭，一雙大腳現在有草鞋穿了，若是有機會替府衙的兵丁站崗，他還能穿上布鞋，穿布鞋的感覺真好，腳踝都有保護，他喜歡穿著兵丁的衣服，看起來很威風。

鳳山鎮上有妓院，老鴿阿好居然是大陸來的漢人女人，聽說她一捻小腳，全府城裏足的女人都及不上，屢鞋脫下來，僅能放一粒檳榔，那老鴿阿好姨旗下有四、五十個妓女，將妓院都開到府城去了，府城官員宴席，她們也和南音樂師一起出席，席間唱歌弄曲，簡直是溫柔鄉。

當年東寧王國吏部尚書的小妾陳好，淪為妓院老鴿，自萬歷二十二年壬戌年至今，歲次庚子，但是年號已改，改成康熙五十九年，陳好來到大員，已經過去三十八年，她今年五十一歲。

東寧王國的文武百官雜頭跪迎施琅大軍之前，她被吏部侍郎差張嫂護送她到鳳山大湖老妻住處，不意寧靖王和五妃殉國俱殞，吏部尚書的老妻和家人也容不下陳好和張嫂，說她倆是破格掃把星，會給家族帶來禍患，將她們驅逐出門，關起門來不理。

一老一小兩個女人無依無靠，幸好她們身邊帶的的細軟不少，張嫂用一雙赤金頭簪買下一處草寮，兩個女人將就著住，可是陳好的美貌和小腳眾人皆知，以前不能一親芳澤的東寧小官吏都來門外窺探，張嫂揮之不去，只好和小娘子商量，找個有力人士來依靠，也許還有活路，

然而改朝換代之際，有力與無力一體兩面，昨天還是人上人，明天可能淪為階下囚。

陳好畢竟與東寧王國的吏部尚書生活過兩年，她諳熟為官之人的心思，也深知官員內鬥的陰暗伎倆，她不急著找靠山，卻在日後與各大官莊的參將往來，變相的找到了大靠山。

她和張嫂得了清廷的官兵之助，將草寮擴建，主屋成了磚房子，收留被男人遺棄的婦女，年長的做粗活，年輕的教她們拿四寶捏竹片唱道情，紅磚房子漸漸的成了鳳山鎮上的風月場所。

後來不時有歌女出席宴會，被清營的兵丁輪暴！她們的命運就更悲慘了，陳好與張嫂又將那些悲慘女人送去兵營勞軍，給那些大陸來的男人洩慾，收取皮肉錢，可是女人很快被蹂躪死了！陳好不堪損失，乾脆在磚房子的後頭蓋草寮，一間一間的連棟獨門，稱為豆干厝，專門提供遭漢族男人遺棄又色衰無藝的婦女給清兵用。

妓女的來源大多與她一樣的身世，都是東寧王國大小官員買來的小妾，豆干厝的設置，讓清兵有了發洩的去處，妓女的折損率少了，她們收取皮肉錢也就多了，有歌藝的妓女還一出勤赴官宴，陳好與南音樂師結合，調教婦女唱歌、唱戲或是敲擊小鼓說唱戲曲……。

現在的陳好成了阿好姨，她什麼都好也什麼都不好，張嫂後來成了妓院老嫗嫗，專門調教妓女待客之禮，和攏絡客人手段，就算是豆干厝的女人也要學，她們提供身體給男人，卻變成了搜刮男人口袋的高手。妓女們生出兒子或女兒也不知誰的，女孩兒五歲就要裹足習藝，男孩當跑腿，長大了都當護院。

1 出勤：需閩語發音，早期台灣人說，妓女外出赴宴稱為出勤。

這些日子，朱阿貴輪流替縣府衙門的衛兵站崗，聽說阿好姨帶著旗下所有的妓女從鳳山來到赤崁樓附近駐蹕了！護理福建分巡台灣廈門道的台灣知府王珍在赤崁樓大宴賓客，那些站衛兵的人，趁機都跑去阿好姨經營的妓寮放鬆，阿好姨被知府王珍派八人大轎迎進了知府衙門……，都是小道消息，可真確的是，朱阿貴天天都要頂替號兵去府衙外站崗。

朱阿貴不時看見鳳山縣的熟人來府衙，一撥一撥的來，許多人赤足走來，也有人走的草鞋破爛，他們進了府衙，大白日不出來，出來的時候卻有人被打板子了，被打尻穿，打的屁股開花血跡斑斑只剩半條命，由眾人抬著回去……。

朱阿貴或多或少都認識這些人，直到看見李勇和鄭定也來了，他才覺得事態嚴重，鳳山縣的大小結首和得力的手下頭人都來巡撫衙門，不知道大目丁的陳頭家有沒有出事？

大目丁的陳頭家也來了，他看見朱阿貴替人站班，只對他眨眨眼就進去了，待他出來時，朱阿貴鬆了一口氣，陳頭家全身而退，大目丁的眾人也沒有人被打尻穿。

朱阿貴又替人站了五日班，一輪一輪的從早站到晚，最後一日的黃昏，才看見聞名鳳山縣的老鴉阿好姨，只見她從八人大轎款款走下來，由年輕的女人用細竹枝挑開轎簾。

阿好姨珠翠滿頭，渾身衣著精裝刺繡，百褶裙繡樣精緻，她臉小小細皮白肉，那脂粉味簡直是薰風五里，一嘴檳榔染成黑齒紅唇，那一雙小腳真的很小，男人一掌就能握住的一雙金蓮，但是她看起來卻不像一個活著的人，倒像似放大版的傀儡戲偶，朱阿貴在掌燈時候乍然看見了她！只覺得鬼氣森森。

眾人採的女人長像原來如此，朱阿貴對頂替號兵班的事覺得心裡難受，那些號兵原來都跑去找這款女人，這款女人有什麼好？值得他們這樣獻出所有？

地震！大地震！地牛翻身了！朱阿貴連忙拋下號兵衣物，連夜跑回鳳山大目丁，台灣處地震帶，居民最怕地震，地牛翻身，草寮土角厝倒塌，壓傷人事小，最怕地裂，灶間起火整條大街都會燒毀，人民的身家性命一夕俱殞，大人小孩將無處安身，隨著地震而來的大水或是暴雨更可能引起庄頭瘟疫。

清天奪國

南臺灣大地震引發民眾恐慌，怕是上天要降災殃了，各庄頭紛紛集眾祭祀，籌錢請戲班子到庄頭小廟前唱戲酬神，一時間，鳳山各處庄頭聚眾不已。農人平時沒有娛樂，庄子裡來了戲班子唱戲，簡直比過年還熱鬧。

南營附近的營盤田大庄主柯妹請戲班子唱了三天大戲，第二天

